

学问与修行

松江先生奥义书

罗云锋 著

先生云：某君说某几个时代奇士才人辈出，一时星河灿烂，星汉辉映，颇恨生不逢时，不能与之共交游。此语仍有执着处。对我来说，不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也并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时代。只要得了这个心，生在哪个时代都不孤独，因为你懂得了和自己对话，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学问与修行

——松江先生奥义书

罗云锋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 罗云锋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问与修行：松江先生奥义书/罗云锋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 5

ISBN 978 - 7 - 5549 - 0522 - 7

I. ①学… II. ①罗…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 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2846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市北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250 千字 印张：10.25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金龙 刘 隽 责任校对：王 申
封面设计：王 萌 版式设计：王 萌

ISBN 978 - 7 - 5549 - 0522 - 7

定价：28.00 元

学问与修行

XUEWEN YU XIUXING

缘起

关于本书写作的缘由，大致可追溯到 2005 年夏季。那时，我突然对昆曲产生了兴趣，于是课余时间便常去松江醉白池公园盘桓，跟里面的昆曲前辈和票友们请教学习。期间认识了一位老先生，因为言语颇为相得，便时时相携到亭榭里谈天雕龙。谈天内容无所不包，而老先生虽不能说无所不知，却对许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识，有些让人颇多启发和觉悟，有些令人印象深刻，也有些自己听不大懂的东西。一席话下来，总能让自己思索良久，于是回来后便凭着记忆，将那些令自己印象深刻的话语草草记录下来，聚少积多，竟然也有

满满几大本。那些当时听不懂和一时理解不了的话，自然也就无法回忆和记录，所以缺略掉的也有很多，可是，超出自己理解能力的东西，可能反而是更有价值的，所以想来还常常深为惋惜。

后来又有一位游方僧亦加入谈话，其实他也并非真正的僧人，而只是俗家弟子，彼时暂在松江某寺庙挂单，亦时时来醉白池公园找老先生谈天请益。因为浸染佛学故，他对许多事亦颇有其特别的见解，所以书中或亦杂录有他的一些话——当然，我主要仍是记录老先生的话。而且我看游方僧其人，虽然眼神清澈深邃，声音爽朗，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可是眉宇间亦常隐隐有一股忧郁的气质，想必也是一个有特别志气和故事的人，但当时也并无深究。此外，我后来亦常带一些朋友前去，他们偶尔亦加入对话，这在文中便都以“某君言”特别名之，其实“某君”并非一人。并且我本意在照录老先生之言，只是以其发问引发老先生的思考言语故，才对“某君”们的言语间亦偶录一二，虽然他们的观点我未必都很认同。

至于此老先生，也就是书名中的松江先生。为什么叫松江先生呢？其实我从来也没有问过伊的姓名，而老先生呢，也觉得名字并不重要，只是说因为我们是松江结缘的，所以称其为松江先生亦未尝不可，但其实不必执着于伊的虚实有无。一开始，我还以为伊在开玩笑，或表达一种思想态度，所以也不甚以为意，后来就更加不以为意了，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得与失、实在和空无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界限。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虽说伊这种说法，听上去有点神秘奇异，但因为通过几次交谈，感觉老先生也不像坏人，而且从一

开始便在言语气质上颇感相契和信任，故我后来根本就觉得姓名是多余的了。而且，这样还多少方便了我们的交谈，完全没有任何世俗礼节上的顾忌，故能时时说得兴起而有酣畅淋漓之感。说实话，跟伊在一起，我觉得非常放松、安心而踏实，不用担心俗世间所可能有的人性的飘忽不定和变化无常。老先生很纯粹简单，虽然很少谈及自己，但一谈起历史文化和思想学术方面的论题，整个人便焕发出一种特别的光芒和活力，目光炯炯有神，思想言语如海浪一般，一波接一波地席卷而来，连绵不绝，略无倦怠。

是的，我们都不知道松江先生之确切来历，虽则据说“某君”曾在电玩城顶楼看到过伊在打电子游戏，又有时老先生说伊昨天陪曾孙女看演唱会去了，并在其他谈话中亦间或举其家人为例，如此说来，伊似乎在松江安家了。可是有时伊又说一生未婚，再看其神情言谈举止，有时深沉严肃，有时冷峻深邃，有时又脱略形骸、落拓不羁，有时又笑得像个小孩子，也确实很难判断其真实年龄。事实上，伊的容貌和身体状态亦复如是，介于16岁和百岁之间，却完全测不准。其实，恐怕连松江先生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年龄经历，更是捕风捉影，因为伊对这些似乎根本不以为意，所以也就超越了这些外在的东西，或者说，这些外在的东西也就无法影响伊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有时我觉得老先生已经到了这样的境界，伊自己却仍然根本只是无意。说实话，我年轻时虽然也有点个性，却完全达不到那样的境界，所以非常羡慕而佩服，不仅是我，还有那游方僧，有时羡慕得连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松江先生后来说要远游一阵，游方僧适在此时 also 到别处挂单去了，都是说走就走了的，此后便再无消息——或许永无消息——，以至于我都怀疑这几年的交接晤谈的真实性了。然而，或许，梦与现实，实在与虚无，本来就无界限。何况，人之相识，本来就可以是淡水天涯而相忘于江湖的，故对于将来是否有机缘重逢，渐渐地也只是释然淡然。今则董理当年谈话记录，以写南柯一梦之烟云之万一云尔。

最后，关于谈话稿的整理过程，亦稍做说明。如前所述，文中之“先生云”多为松江先生之言语思想，但因为事后的记忆可能并不准确、笔记潦草等缘故，有时抑或杂录有游方僧的话也说不定。另外，由于所有的文字都有赖于我事后的回忆和语言重现，甚至更可能掺入了自己的一些理解，这却是无可如何的。当然，仍有大量的速记稿，迫于冗事，一时无暇整理出来，只能伺隙再董理发表之。

雪泥鸿爪曾来否？云卷云舒何曾去。谨以此稿纪念松江先生。

2014.2.4

//

//

又及：

松江先生不止一次在谈话中说，伊不过是空无，根本就不存在的。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在此缘起中，也略节录了伊在几次谈话中谈到自己身世来历的部分，不过，我仍要重申一点：说是借此提示老先生“身世来历”的线索，毋宁说是否认伊有什么真实的“身世来历”罢了。所以，读者诸君亦不妨

将之视为子虚乌有的虚构。有时，既将真实当作虚构，反而轻松，少了世俗的诸般执着、牵绊、沉重乃至磨难，便自有梦幻一样的缥缈感。

有些文章经历，于作者和当事人或是切实之事，于读者便如惆怅虚无。既然如此，读者在阅读时，亦不妨作如是等闲观，一笑置之，便好。

//

//

先生云：名字不重要的。我生前在世的时候，也想为自己取一个响亮的名字，也很在乎别人怎么称呼我……

先生云：现在我早把自己的名字忘了，我没有户口和身份证，这个世界也没有我的任何档案信息和生平资料，户部、警署、公安局、人事厅，全没有。方志、正史、野史中，我也不进去，简直像个游魂。一切拥挤而不自由的地方，我都不高兴去。你要说我不存在，也可以。因为是在松江和你们结缘神交，你们姑且叫我松江先生吧。但其实不存在这个人的。

先生云：你们看，我都是在讲道理，但道理是并不存在的，也是不实在的，正如我并不存在、不实在一样。可是，人在世间走一遭，一直都在追寻道理。这都是虚的。人生更是虚的，是宇宙消息中的极小极小的一个片断。

先生云：只为说法故，凭空生万境。其实都不存在。

先生云：我要么不存在，要么是千千万万化身，在世间的各种场合、情境和角落中出现。我不避世遁世的，可是入世用世我照样能无闷无恼，因为我只是化身，我是一切人，又是

一切人的化身，所以你说我在哪里？只是无我嘛，因无我故何处不可去？只是化身而别具只眼，看有情众生，看众生有情；看大千世界，看世界大千。来时满天星，去后星满天。乘得机缘，会得机趣，说得机语（天机自然，应机不爽），识得天机，透过一切幻境幻影。

先生云：我以前也喜欢文学。文学需要将作者、叙述者和作品人物区分开，并区分开这三者的语言和价值观，更不用说生活和人格了。虽然作者或作家是这三者的始作俑者，但因为有所谓的“代言”之说，这三者却可以不重合，这就是文学的虚构性——当然，如果你是写自传那另当别论。但文学不都是自传，小说更不都是自传（虽然作家同样可以撰写自传体小说，却自传体小说也仍然允许虚构），不可混为一谈。

先生云：但有的人仍然不适合虚构式写作，因为他是志诚的人，完整如一的人，天生缺乏分身术，既不喜欢也无法做到

同时扮演三种角色，或没办法将作者、叙述人和作品中人物的身份角色区别开来。他觉得如果不说自己的话，就是撒谎，而无法绕过心理上这样的坎。所以，如果他要写作的话，那就是写心声、写人生，人生、思想和哲学便都可同一，这当然亦是写作方法之一，许多伟大的作家皆是如此。但文学却不只有这一种写法。

先生云：真诚的人想要写作，都要经过这个坎。仍然可以有真诚的作家。在作品中谈和写自己不喜欢的人事和言语，并不必然意味着撒谎和人格上的自甘堕落，但伟大的作品终须蕴含有对诸如正义、爱、善、美等的正向人类文明价值观的体依。当然，仍可以文学的特别的方式表达作家的评判。

先生云：文学和小说既然可以代言和虚构，仅就此而言，写作或可算作理直气壮的说谎。但文学终归是虚构和代言，不是撒谎，因为前者涉及文学创作手法，后者却涉及人格，不是同一层面的事。

先生云：但文学即使有虚构，由于终究经过了作家主观世界的中介，甚至包括作家之所以要写这些，也体现了作家的某种主观选择（尽管选择这一材料所要达到的目的另当别论），这些都可见文本本身和作家的思想观念世界和关注点之间有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和千丝万缕的关系。后现代的“作者死了”（因此文本和作者没有任何关系，并且读者可以任意解读文本）的断言，都只是在特定思考维度上才有其意义。

先生云：作家不是哲学家，亦和思想家有所不同，虽然有的作家确实兼有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才华思力，或在作品中表达了深刻的哲学思想。一个人如果藉写作专意表达哲学观念和

思想，那他就是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其作品便为哲学文本、思想文本，代表了他的哲学和思想。但更多的时候，他仍是通过文学本身，或以文学和艺术的方式来表达其思想和哲学见解，故其作品首先仍是文学文本。质言之，哲学的表达、思想的表达和文学的表达，虽或有重合，然亦有其大致的文本规定性。然而，亦可糅合为一体，而成为一种诗化文学哲学文本。

先生云：我在生活中更倾向于正面提出自己主张的严肃认真的思想表达和哲学表达方式，不大喜欢也不大习惯插科打诨、戏谑幽默、正言若反的表达方式，仍是恪守“修辞立其诚”、“在家人出家人不打诳语”的古训。这样一种严肃认真的生活和言说的态度，此前固然如此，估计以后也仍然会这样。当然，这也并非意味着我认为幽默、正言若反的方式就一定不好不诚，或一定没有其价值，但在心理和行动上的，自己终是难以转变过来，或许亦是性格使然。以前，我在作品中写的说的，往往是思想的成分更大一些（正面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评判，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与情绪等），然而，我现在亦非常偶尔地尝试在作品中借助作品中人物的口吻，来表达一些我并不认可却在现实上和事实上颇多存在的事物。其实，这就是文学创作上的所谓“代言”理论，既为好人“代言”，亦为坏人“代言”，当然，两者意义并不一样，前者乃取支持和支援之态度，后者乃为揭示事实和让对方说自己的话，并无认同赞许之意。质言之，之所以要为后者“代言”，不过是借以传达这个世界或社会中所可能或事实存在的一些人的特别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或一定社会范围内社会思想事实），尽管我自

己未必赞同或未置可否，却并不以自己的个人喜好、价值观念或价值评判而简单地抹杀其存在的事实。所以，我说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撒谎，不过是就其亦在作品中写一些自己并不认同和赞同的言论思想这一层意义上而言的（代言、虚构、生活的事实等），并非宣称作家都是骗子，或者宣称作家在人格意义上的撒谎。

先生云：其实，前述志诚者之所以在心理上过不了这个坎，或许也可能包括所谓的社会从众心理和社会压力的原因，或弗洛伊德所谓的“超我”的潜在监控，从而不敢在人类文明的主流价值观上越雷池一步，换言之，真诚地信奉人类文明的好的、合理的、正义的主流价值观。虽然，与此同时，我其实亦对叛逆的思想颇能有同情之体察，但叛逆也仍然是着眼于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是为邪恶的、坏的、不正义的东西张目和辩护。在态度上，因为顽固的理想主义的缘故，我始终无法说服自己去附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存在的就是好的”那样的自我辩解的言辞和论调。

//

//

先生云：年轻时有一段时间，我都舍不得读诗，尤其是美好的诗歌。心里想着，美好的心意都被他们写了，自己又读了，那自己还写什么呀？我不读诗，我要有自己的美好心意，就用自己的语言和诗句表现出来，而觉得那才是自己的，正如自己的心。即使我暂时还没有修为到那么美好的情感，因此此刻也写不出那么美的句子，我也不会去读那些美好的诗句。我要尽量少写批判的、诅咒的、哀怨的、颓废的诗歌，

而变成专注于人性的美好的诗人，写美好的诗句。后来我才悟到，诗亦和修行相关，心的修行。只要心到了，随口都是美好的句子。

先生云：有的人没有情绪情感问题，因为随时会宣泄出去。但有的人不一样，看似温柔，生气的底线很低，但一旦生气，脾气大得很，绝对是火山爆发。他并非不在意，只是在考察和忍耐，判断对方的人格和善意，到底在怎样的水平。对方没到太过分，就仍然可以宽容。情绪能量是累积的。细节也是累积的。平等待一切人总是对的。

//

//

先生云：对于敏感（并为之烦恼愁苦）的人来说，伊应该有意变得粗心一些。左思右想，勿如不想；谨小慎微，瞻前顾后，何不大大咧咧，没心没肺，风风火火，鲁莽干脆，看他后果如何。什么都没发生嘛。甚至可能是更好的结果，伊所担心的后果反而不会出现。给自己的心灵、情绪、心理以自由（空间）。

先生云：每天都能看到那么多快乐的笑脸，你就应该知道，生活没有那么可怕，生活值得追求，生活是可以用微笑来面对的。

先生云：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么一想，反而就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来烦你了。

//

//

先生云：历史无情。当浮起的是恶以及恶斗时，善意就

是弱点，必然被更恶的人予以利用和打击。这种历史毫无正义可言，倒是那些失败者，相对还要善良正义一些。此即失败者之荣光史。所谓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人类竞存史，不过是耻辱史。偏激者有言：存活是无耻的遗迹和见证。进化心理学即持此说。这或许说出了一部分事实，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武断，我也并不认同这些简单化的观念。

先生云：有时，不是某人软弱，不够聪明，只是伊相对多一些善意而已。别人不要自鸣得意。人与人之间，本质上没有强弱之分，只有善恶之分，虽然相对善良者常常被压迫和欺凌。但是，不要迷信任何习见的常识，譬如，一般以为知识与诈术、权谋术有用，但在根本事情上，大体无用。前面破了强弱的“执”，接下来还要破“善恶”的“执”。

//

//

先生云：人生有几种悲剧：别人早不相信了，你还在相信；别人早相信了，你还不相信；别人相信了，你也相信了；别人不相信，你也不相信；你一直相信，却终于不相信了；你一直不相信，却终于相信了；你终于也相信了，却发现别人其实都不相信，或仍有人不相信；你终于也不相信了，却发现仍有人相信着；你一直都相信，到死都相信；你一直不相信，到死都不相信……一转念，或一转眼，悲剧就是正剧、喜剧、闹剧，而可个个互换……相信不是知道，知道尚非相信，所以有明明知道而仍不相信的情形。知识亦复如是。不过一笑（乐不过一笑，悲不过一哭）。命运弄人，求生不过一死，求死不过一生。

先生云：“相信”与“信”在词意上不同。“相信”（者）的失败有几种结果：不相信，不信，信（“相信”与否则有关外物外境，“信”与否则关乎一己之本心）。“相信”的失败当然就是不相信，但有些“相信”的失败不会影响到“信”本身（但关本心，无关他人），有的则不然。前者是“信”，后者是不信。但都是正常的反应。

先生云：现在，转眼比转念快，变脸比变态快，破坏、腐朽比建设、生长快。

先生云：（某君给先生介绍“微博”良久，）人们对“一夫所指”毫不在乎，依旧我行我素，欺凌压迫；但换做千夫所指、万夫所指……情形就不同了。

//

//

先生云：“奇怪的时代”或“时代出了问题”的表现之一（希望不是所有时代的普通的面相）是：丑恶（丑陋与邪恶）竟成为时代（谈论）的中心。

先生云：电影有时不过是用复杂的故事（人物和情节，以及冗长的时间）讲述一个简单的道理，或司空见惯的常态，本身并无太多新意，而只是不如此不足以让一部分人领悟，而让另一些人得着 Killing time 的特别手段，以及满足一些声色情感的刺激和娱乐而已。

先生云：需要用声色情仇的故事来帮助领悟的东西，永远不是最上乘的，但有着上乘领悟力的人并不多，所以电影就对众生展现出迷人的魅力。但也仍然有讲得好与讲得不好的故事的分别，正如好书与坏书一样，以及不同的宗教启悟方式的